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三下之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祝庶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三下之上

元 張鉉 撰

人物志

列傳

治行

史崇字伯勤家世杜陵東漢建武中累遷右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加驃騎將軍封溧陽縣侯天下旣寧詔遣公

侯皆就封崇褰帷涖政求民之瘼治尚寛簡不威而化

畋漁相遜桑梓成陰年七十九贈司空使持節徐兗二

州刺史謚曰壯侯子孫因家溧陽遂為縣人奕世濟美

里俗呼崇為史祖廟貌至今存焉子顗字叔升襲爵年

七十謚曰文顗子芽字德英元初三年襲爵除尚書遷

侍中轉鎮西將軍雍州牧宰治得宜寛猛相濟聲譽播

於歌詠年六十七謚曰頃芽子治字君普襲爵除河內

太守轉司隸校尉雍州刺史羽儀當世骨鯁一時年八

十一諡曰戴治子渾字素儒襲爵除左郎將轉上郡太守遷御史大夫正色立朝貴戚斂手年七十一諡曰節渾子鉉字安鼎建元四年襲爵改封蘭山侯遷冀州刺史崇本抑末章程具舉年八十五諡曰康鉉子藻字睿文精究庶事明察枉直下無間言史嵩字仁基崇之裔孫仕吳爲平越中郎將蒼梧鬱林二郡太守封撫陵侯崇裔孫又有曰懿者吳征南將軍隴西太守曰爽者晉冠軍將軍北中郎將五兵尚書從吳歸晉本國大中正

零陵郡公曰韶者交州劉國都尉陽羨侯曰楚者晉建安太守安吉伯曰晃者晉輕車將軍南蠻校尉長沙太守曰璜者晉蒼梧太守曰隱者晉尚書侍御史曰淵者晉尚書左民郎江陽太守秭縣侯曰諒者晉琅邪王府主簿平蘇峻祖約有功封常安侯曰琬者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亭侯曰陵者晉左中郎將御史中丞豫章太守曰援者晉輕車將軍西中郎將史光字伯朗崇裔孫仕晉中書侍郎遷侍中皆稱其職光子雅字叔安晉

散騎常侍中書令陳留太守雅子輝字李明晉積射將軍輝子疇字伯倫晉豫章太守疇子憲字景法晉主簿以殊榮再不應命制書責詣起爲尚書左民郎轉建安太守興利除害舉善黜惡朝廷嘉之封山陰縣侯在郡卒年七十二贈江州刺史史寔亦崇之裔以溧陽人知溧陽縣事蓋揚吳天復二年也被牒云溧陽洛橋鎮遏使知茶鹽榷麹務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寔譽馳鄉里才達變通禦邊徼以多

能緝兵戎而有術加以洞詳稼穡善撫蒸黎賦輿深見其否臧案簿窮知其利病以久無窂尤藉招攜俾分無領之榮庶養新歸之俗黨閒報政別議酬勞丟兼知溧陽縣事

潘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察廉除溧陽長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矜孤顒寡重義輕利推泮宮之教反決拾之禮詳見校官碑

岑仲休者文本孫為溧水令時兄義遷金壇令翔為長

洲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巡察御史無遺江東三岑後至商州刺史按岑君德政碑云名植字德茂亦文本孫為潤州句容令達時事明政理戸口滋田疇闢優制加朝散大夫上柱國及遣使分行江東道黜陟使源乾曜舉之於是邑丞魏亘以下暨民立碑雍州録事張景毓文

蕭頴字子容泉州晉江人仁厚恭謹喜怒不形於色自書契以來六藝之流百家之説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風角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嘗議學校欲令所隷州課試諸生以學校為陞俊之路議貢舉先篤實而

後文藝去封彌謄録之法使有司各依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上韙之慶歴三年知江寧縣建業承李氏後版籍與圖無法毎有發斂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頌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毎因治訴旁問鄰封丁産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名鄉老吏定户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某産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又為剗革蠹弊吏設條教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為法他日諸令長造門領

縣民拜庭下謝曰此書獲免追逮皆公之賜也民有忿爭者至誠喻以鄉黨宜相親善意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思其言而歸縣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皆於部吏少所許可觀頌施設曰非吾所及後相哲宗為時名臣

明道先生程子諱顥字伯淳其先河南人年十五六時奉父太中公諱珦之命師事濂溪周先生聞其論道遂厭科舉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辨異端

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斯文為已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自弱冠應詔中進士第再調主江寧府上元縣簿上元田税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税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使多為浮論欲摇止其事既而無

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圩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輙死先生察其由葢計留然後請於府給

劵乃得食比有司文具餓已數日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即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纎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郡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耳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

中使取二龍至中延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先生為政治惡以寛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寛厚

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民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自上元移澤州晉城令尋以吕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裡行神宗素知先生名期以大用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

爲本未嘗及功利荆公寖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
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
臣與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荆公與先生
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
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
言者爲敵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
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命執政除以
監司復上章曰請罪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尋與外

任雖在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嗣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子三人端慤端懿端本元豐八年十月葬伊川先塋太師潞國公文彦博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晦菴先生徽國文公朱熹賛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嘉定中賜謚曰純淳祐初詔曰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顔子故任承議

郎宗正寺丞謚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毎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期月而可真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可特封河南伯元統元年制加封豫國公弟伊陽伯頤洛國公

劉珙字共父建安人宋靖康忠臣劉韐之孫知興元府子羽之子韐帥真定有威名後為宣撫副使與守禦事

東京陷死於金營子羽佐張魏公浚宣撫川陝浚坐失地喪師奪官子羽亦被責安置白州賴吳玠以兩鎮節贖罪乃免珙登第補官紹興末年金人渝盟珙由吏部員外郎充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用兵詔檄一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勵孝宗淳熙二年除建康留守値歲大旱首奏倚閣三等戶夏稅分遣官吏行田蠲租出官錢糴米數萬斛措發常平米十餘萬石助賑饑民令州縣勿徵舊逋又奏禁上流郡縣稅米過糴違者劾治之

商賈輻湊穀價以平閩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者隣
境州郡亦賴以濟孝宗降詔獎諭再任以致仕去卒謚
忠肅官民思之立祠繪祀詳見祠祀志中珙在任始建明道先
生祠朱文公撰記文公師屏山先生子翬乃子羽弟自
韐以下忠孝之傳世不乏賢而中興以來循吏以珙為
稱首孝宗曰前宰執治郡往往不以職事為念陳俊卿
在福州劉珙在建康於職事極留意治狀著聞未
可換易龔茂良等曰二人治郡事事皆有條理誠如陛
下所言又以破嶺南寇李金功推賞孝宗曰近日儒者
多高談無實用卿則不然
能為朝廷了事誠可賞也

真德秀字景元建寧人也少年中進士第召試博學宏辭科歸建陽盡讀朱文公諸書發揮天理人心之妙蓋有及門而不盡得者誠意實德見者心服嘉定六年癸酉奉詔使金會大兵攻圍燕京中原大亂不得達而回明年德秀上書請絕金人歲幣畧謂金人徙都于汴乃吾國之至憂蓋大國之圖滅金人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趍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今當乘金人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其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候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

和戎為福以息兵思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金人尚存則用之於金人強敵更生則用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志向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金敵僅存不能無外憂矣尋除江東計度轉運副使八年兩浙江東西旱蝗建康尤甚凡濟人之政皆以身當其勞合本道義倉及轉般米數十萬斛而學其積因戶部罷夏稅之請以蠲其征取郡縣官及寓公之賢以轂其實大家勿勸分貧者糶之者濟已甚者輦粟賜之病者載藥與之本之以河北救災之議行之以青州之政

櫛風沐雨遍走二郡不足則開寄納倉出官錢糴之吳中又不足則以翰苑槖中金益之不忍留都之不及則發私財以賑贍之訖事民益急則轉糴為濟賴以全活者數十萬計廣德守魏峴附會時好劾教授林庠德秀引咎以白其冤禱雨白鷺洲其應如響是歲以穩告捐金粟建明道書院設教一本於二程由是士知講學時金人遷汴漸有南窺江漢之謀錢象祖史彌遠等相繼秉政邊師任董居誼賈涉李大東輩朝廷上下應文苟安

德秀深憂之於驛遞附奏推本寧皇之仁一似仁祖而羣臣般樂怠傲不異政宣者十事末謂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鬬僅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漏目前攫取名器爵禄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則使陛下獨當之耳彼羣臣為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托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語意剴切上為感動其後守泉南帥豫章長沙三山惠民平盗尤多善政遠人讋服天下唯恐其不入相更化立朝發明大學得失與盛衰治亂存亡之義上為詔讀校文入奏歎然接

納將舉國聽之而公薨矣自濂溪而下六君子扶持道統者皆未得顯位於時惟公續斯道之脉晚始嚮用世皆以堯舜君民望之命參大政而不及拜君子有以知宋祚之不長矣今其著書立言存於世者羽翼考亭與其書並傳卒贈太師謚文忠

陸子遹者會稽山陰人放翁務觀之子弱冠登第所至涖政有能名嘉定十一年知溧陽縣事始至即興學校以明教化鋤强梗以植善良審聽斷卹鰥寡先是溧陽

民多奉白雲宗教雄據阡陌豪奪民業不與差徭貧下之民有赴訴者輒連結賄吏不行或反為所誣俗又好禱祠大興淫祀病者不事醫藥惟日延巫覡於家手刃雞鴈之屬加盤水以降鬼神雖經距踴取飲食啗之有頃妄曰吾得請於神矣以是誑民牢不可解子通召其徒諭之曰有我則無汝令奉天子命司人民社稷山鬼何為者亂吾政賊吾赤子則下令悉毁廟之自聖僭王者奪白雲宗所據民業悉歸其主有田者當役與齊民

均正妖巫扇惑之罪縣境肅然舊習為之丕變究和買虛額之弊謹差役推排之籍召縣尉廵檢與之面約自邑分鄉自鄉分都自都分保凡當役者貧富髙下悉覈其産之虛實序其次第吏莫能欺又以農隙創新官署至於郵傳橋道無不整飭去任而民思之至今言溧陽前政之美者必稱子適云

馮光祖號裕齋婺州金華人祖之純號野亭慶元間以承議郎主管江東轉運司文字廉平公正有金陵百詠

詩後五十餘年當寶祐甲寅而光祖以中奉大夫守司農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粮權江東轉運使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為安慶三郡屯田使兼知建康府事初光祖弱冠登第為臨江之新喻縣簿已有能名及宰饒之餘干獲登西山眞文忠公之門一見許以國士為作心經政經夜氣箴裕齋詩及遺以文章正宗西山既居政府力加薦拔遂躋清要光祖亦自奮勵期無負西山之教

所至以異績聞知建康始上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除秋苗斛面令人户自槩收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寨給錢助諸軍婚嫁所屬諸縣折稅例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戊午春除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去而民思之不已理宗聞令以資政殿學士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寛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

繙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
縣學撙節費用創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
糴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閲其米夏糶冬糴糶常減於
市價以利小民通判一員提督倉門題云人人飽喫昇州飯世世常存老守心
其無沿江節制修飭武備上至安慶池州下達海口招
兵買馬防扼要害邊賴以安三任始終凡十二年民愛
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屢以老乞休致朝廷不許光祖
為政寛猛適宜事存大體景定庚申大兵既退賈似道

行打算法欲以汚諸閫臣時趙葵以宣撫使屯兵江西委建康打算光祖用參議汪立信言陰使葵自為計且力為辨析葵得無害他帥若向士璧杜庶皆瘐死獄中累及妻子辛酉壬戌間似道用劉良貴吳勢卿陳堯道曹孝慶合奏公田之法回買官田一千萬畝浙西大擾貧民失業州縣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元租六七斗者皆作一石秋成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田主或田有磽瘠佃有頑惡皆從元主責換其禍尤慘光祖移書賈

相乞不以公田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尋召赴
行在除臨安府尹賑濟饑民彈治權豪京邑大治咸淳
甲子再以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大使行宫留守兼
知府事所修繕營剏視前增多郡民為建生祠六所已
已三月除樞密使兼叅知政事時襄陽被圍邊報日亟
公入朝被劾即以疾乞還而建康自吳革改除後黄萬
石趙溍繼之皆碌碌無逺慮竒略大兵自武昌順流而
下沿江諸將望風降遁無堅壁者光祖卒謚莊敏其行

事詳具諸志及宋年表

儒林

賀循字彦先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曾祖齊仕吴為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為孫皓中書令被誅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吴平乃還本郡操尚髙厲童齔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義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各有政教然

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簒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皆望塵奔走辰别帥石氷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内史王矩吳興内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討賊循亦合衆應之氷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

遣兵士杜門不豫功賞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陽内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不敢逼是時州内豪傑皆見維縶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吴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吴國内史公車徵賢良皆未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吴國内史東海王越命為參軍徵拜愽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

之書曰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今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顒顒實在君侯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轝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時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宴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云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欽服如此愍帝即位徵為宗正元帝在鎮又

表爲侍中道嶮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又疾患不宜無處惟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輙依禮經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氷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幷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

初不服用及帝踐位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累表固讓帝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慟贈司空謚曰穆循博覧羣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

郡楊方於甲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字公回補髙凉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更撰
吳越春秋幷雜文筆皆行於世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篤志好
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
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
才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怡然自樂習業
不廢教授常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

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
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為秘書郎不見用
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坐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
復仕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祚召瓛
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存孝經宋氏所以亡
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
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軌
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

出帝謂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勑瓛使數入而瓛自非召見未嘗到宫門上欲用瓛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除步兵校尉不拜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髙名自居詣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

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十年表武帝為巘立館以城西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巘曰此華宅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卒巘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巘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為巘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巘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

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鵁鶄鳥鬰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從受業天監元年下詔爲鬰立碑謚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居廬山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

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經次宗不入公門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好學聚徒教授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曼

容美風采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絶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作貪泉銘齊建元中爲太子率更令侍講拜中散大夫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座於聽事有賓客輙升高座爲講説生徒嘗數十百人梁臺建名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筭莫不閑了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詳見史

傳

隱逸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嘗結廬溧水上十道四蕃志太平寰宇志皆云溧水縣東南十五里有東廬山有水源三嚴子陵嘗結廬於此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

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顧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口授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悦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

相對累日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徴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溧水乃初隱處富春乃歸隱處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為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徴愽士舉中

書郎皆不就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常遊名山歷華陰覩石室洛陽陷入吴興餘杭大辟山中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時猛獸為暴文獨宿十餘年竟無所患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貿鹽米自供人或賤價取之亦即與之遇有猛獸殺鹿於文菴側文以語人責得錢分文文曰若須自取何以相語又有一獸向文張口文為探去其鯁骨而去明旦致一鹿於室前每

有寄宿者文為之汲水無勸色餘杭縣令顧颺與葛洪造之颺使致韋袴褶文不納颺使置室中乃至爛於户内竟不服用王導為相使迎至京師於西園築臺置之令永壽宮為古冶城有舊太乙殿基山上有墩阜即其處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弃之何也文曰遭世亂耳又問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則無情又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遭命不為烏鳥食乎文曰埋藏者亦

為螻蟻所食又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乎文曰人無害獸之心獸豈有傷人之意又曰苟時有不寧身不得安令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時永昌中大疫文亦病王導遺藥文曰命不在藥夭壽時也居治城七年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乃逃歸臨安及蘇峻作逆而臨安獨全人以為知機自此不復語但舉手指麾及病篤臨安令萬寵候之問先生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十五日而終既葬於庭下有木數片反覆書

之上曰金雄記下曰金雌詩詩著地爛毀不識金雄記言將來事多有驗也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嘗隱嵩少間中原喪亂與韓熙載皆歸江南時南唐烈祖徐知誥輔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數為烈祖言中原方横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幾為他日悔與齊丘意不合乃謝病去南遊九江至落星灣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

絶意世事保大初元宗名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本傳云元宗南遷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驆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揖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盍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器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宋天聖中仕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愛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耆舊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舉秀才尚書郎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成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

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為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

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
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
使者果伏罪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
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
不許瞻曰二帝失御神器去晉于今二載陛下膺籙受
圖將天所授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
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且今五都燔爇
宗廟無主劉淵竊弄神器於西北而陛下方欲高讓於

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久疾不堪朝請除尚書右僕射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郗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

才無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轉領軍將軍六軍敬憚之加散騎常侍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自表還家不許拜驃騎將軍常侍止家為府卒年七十二册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立宅烏衣巷館宇崇麗慎

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州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跡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機死瞻卹其家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少有幹略為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阯迎立陶咸

為刺史咸卒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
太守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
交州刺史謂曰修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
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
所諒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
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使
客刺之弗克碩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
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斷諒右臂諒正

邑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尋為侃所討誅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晧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附晉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更以建寧爨谷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

霍弋又遣犍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修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為監軍薛珝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拒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欲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督璜從海道

徑至交阯將戰璜疑斷牆内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内璜誘其弟象使為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琊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為田

罷如此二年可一戰滅也修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晧以璜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

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瑱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瑱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瑱息䮄敕瑱歸順瑱泣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本職封宛陵侯改冠軍將軍在南三十年威恩著於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子威領交州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瑱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荆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

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黄門侍郎

猷宣城内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為韓晃所

殺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陶回丹陽人也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别駕歿死司徒王

導引為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

請早出兵守江口峻将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

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

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

人執以為鄉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與陶侃温嶠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廪以賑之乃不

待報輙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絶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勑會稽吴郡依回賑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㑹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以疾辭職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

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内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禄勲凡弟咸有幹用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元帝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强起之拜給事黄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勲賜爵丹陽縣侯遷侍中出補晉陵内史在郡甚有威惠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築曲阿新豐塘溉田八

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以牆興造免官後公卿
為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
難復為善帝感悟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
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
得其才今以闓為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
列疏奏不許帝宴駕為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
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宫侍衛峻使闓持節權督東
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吴令速起義軍陶

侃等至假闔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陽義軍闔到晉陵盡運四部穀以給郗鑒又與蔡謨虞潭王舒等招集義兵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六十四子混嗣闔牋表文議傳於世

樂道融丹陽人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急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敦將反使告甘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為敦佐

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表詣臺卓年老多疑待諸方同進軍至豬口敦聞大懼使卓兄子卬求和令卓旋軍主簿鄧騫與

道融諫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且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西還欲其無叛恐不可得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說憂憤而死未幾卓果為其下所殺

劉係宗丹楊人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勑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侍書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官累積勳品元徽初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兼秣陵令齊高

帝廢蒼梧王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
勅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勅
令及四方書疏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
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為右軍將軍淮
陽太守無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起復本職宿衛兵東討
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
所問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人丁
隨唐寓之為逆者從之後車駕出講武履行白下城曰

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祕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知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本姓吴養於紀氏因而命族早孤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賦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

常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餘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頓進年十九遊太學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悅時皦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爲晉安國中尉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内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爲東宫學士邵陵王在郢啓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善容貌工隷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

參軍卒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詣建康令勞彦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乃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蕈母没後常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蕈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乃蘇遂長

斷尊味

陶季直秣陵人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敢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並不起時人號曰

聘君父憂服闋為丹陽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李直欲與之定策李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為尚書令與李直素善頻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請為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為冠軍司馬東莞太守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明帝作相誅鋤異己李直

不能阿意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遷驃騎諮議參軍尚書左丞出爲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郎遷遊擊將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黄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卒年七十五李直素清苦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歛聞者莫不傷其志焉作京都記傳於世

丁咸序秣陵人耽儒學進修士業授衡陽判官太守賢之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世居建業父文霸仕梁為梁州刺史量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以軍功封廣晉縣男侯景陷臺城元帝承制以為巴州刺史景西攻巴州與王僧辯并力拒景大敗之擒其將任約宋子仙景平封謝沐縣侯出為都督桂陽刺史陳受禪進位南撫軍大將軍華皎叛為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平皎幷降周

將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出爲南徐州刺史進號征北大將軍還車騎將軍都督南兖州刺史薨贈司空

張崧建康人兄悌坐罪當死崧及弟景各欲代其死縣以讞上武帝以爲孝義特降其死

史務滋溧陽人先爲溧陽侯累吏勞遷司賓卿天授元年九月進拜納言武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

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侍御史來子詢誣其反詔務

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因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沈恪丹陽人永定初為威猛將軍陳霸先謀篡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别宮恪排闥見霸先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霸先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晉書張禕者吳郡人恭帝為琅邪王以禕為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密令鴆帝禕嘆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自飲之死與恪皆義士故附見之

許淹句容人多識廣聞精詁訓與魏模公孫羅皆以博學名家

劉鄴字漢藩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竒其文表爲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劒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陜虢高元裕表爲推官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

拾遺名為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鄭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史數赦不為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鄭乃伸其冤復德裕故官世高其義後與崔沆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許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子子儒字文舉高宗時為奉常博士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

張常洧字巨川句容人高祖伯卿曾祖元紹並抗志不仕祖處靜爲程令父瑋建州司戶常洧瑋第四子也建中四年父歿廬墓三年墓側產瑞芝十二莖太守樊泌表奏旌表大和六年姪孫公珽亦以孝聞時賢謂張氏孝傳三世可輩俗矣公珽凡孫琢以經學著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南唐爲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今攝山棲霞寺西來賢亭即其居也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緩兵太

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為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為左散騎常侍坐事貶黜卒年七十六李穆嘗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鍇文章嘆曰二陸不能及也鍇仕江南為内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為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録行於世

李華字君儀溧陽人父歿居喪毀瘠盡哀母老得疾廢於牀華憂懼置家事不問專意奉養衣不解帶者十餘年尤篤於友愛內外無間言有田十餘頃歲水旱誓不一言減縣官租穀翔貴亟發廩平價食其一方虛甑待炊者日以千計大觀政和間蝗數害稼羣飛下其田輙去不食年八十六卒子朝正字治表性剛直不苟勢利游太學登第歷勑令所删定官知溧水縣有異政民詣府舉留葉夢得薦於朝賜對轉一官賜銀緋從民所欲

命還溧水陛辭乞易所得章服封母從之秩滿除太府寺簿再除敕令所刪定官俄除户部郎改右司權户部侍郎奉祠知平江府卒年六十官至朝奉大夫

王安石其先撫州臨川人父楚國公益字舜良登第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江寧府年四十六卒官因家金陵七子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皇祐元年中進士第舉賢良授宣州司户參軍卒安石字介甫慶歷二年中進士第累遷知制誥相神宗先再知

江寧府最後力告老拜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江寧府納節改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居金陵封荆國公加司空除安上提點江東路刑獄公事命移治所於金陵以慰之其見重如此薨謚曰文封舒王此舊有祠堂安石二子雱封臨川伯雱子棣字儀仲顯謨閣學士右中大夫開德府路經略安撫使建炎三年金人攻澶淵死於城守詔贈資政殿大學士雱弟旁旁生桐桐生燾珏安國字平甫有文名當世正直

不阿至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為呂惠卿所中放歸田里歲餘卒有文集二子旗字元均任將作少監知滑州壽春府贈朝議大夫斿字元龍知滑州京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元年旗斿言亡父安國冤抑詔元祐旨揮更不施行斿差監江寧府糧料院旗子樸安禮字和甫中進士第名對神宗欲峻用之以兄當國授崇文院校書元豐元年以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江寧府遷太中大夫改資政殿學士元祐元年移知揚州官至

左丞姿貌魁偉有口辯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略細謹安
上字純甫由太子右贊大夫三司度支判官名對有提
點刑獄之命歷知和湖二州管勾江寧府崇禧觀卒子
闕旟旂子梲宣和闕梲並除直祕閣楚國以下並
葬建康今闕州蕪湖及平江寶華皆有三氏族云
李琮字獻甫江闕中登第為尚書屯田員外郎
江闕轉闕惠民圩四十里於金陵太平宣城三
闕盐法十六事會瀘南罷兵詔充梓路闕

琮到官納歲費備邊事瀘帥王光祖闕為
亂琮械繫告者付獄瀘人乃安闕轉左朝散
大夫歷知吉相潞洪州闕卿時游天經議以礬
水漬鐵為銅可闕疏極言不當以偽為寶轉朝
議大夫刑闕陝西人張天經上書詆時政琮議如
律闕相章惇意尋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杭州兼浙西
兵馬鈐轄移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又遷高陽關路安
撫使知瀛州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後贈太師封襄國

公有文集十卷子回字少愚登第試中書舍人兼校證補完御前文籍直龍圖閣待制封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校證文籍書成知東平府兼安撫使襲殺賊楊進等三千人轉朝請大夫太子詹事太子侍講遷御史中丞金人進兵河上除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兼大河守禦使還知福州奉使元帥府奉璽符冊書勸進高宗即位除端明殿學士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尋參知政事出為江南西路安撫大使知洪州卒回在襁褓間父琮攜家人上塚

乳母負回登舟忽失手墮水不能救是夕舟次秦淮江口聞隣舟兒啼聲頗類叩隣舟果得之舟人言夜見江上火光若列甲仗數百人守衛者舟近皆散不見獨火光明滅得是兒溧水志李世家中山宋末名臯者登第知名當世今進士名恒名懋者皆臯孫居城中

俞㮚字祗若溧水人中上舍釋褐第一人初授承事郎祕書正字轉起居舍人給事中極論丞相蔡京不合出知潤州改襄陽府鹿門寺有田千頃牛千頭僧饒於財無戒行㮚乃奏改禪院賜額分其田半為官田歲收租萬斛以助軍儲一年召赴闕言官吏苟且成風不肯孑

奪公事蓋慮不當將來罪有所歸及百姓訴縣不當公事本州不與予奪復送本縣依條施行訴州不當公事監司不與予奪復送本州依條施行且百姓寃抑强有力者能自訴於縣訴於州訴於監司亦不過送本縣依條施行貧窮孤弱之人寃抑雖甚何從申愬切慮上干陰陽之和又言外方最要切者監司守令願戒諭三省謹擇監司俾表率州縣天下幸甚上嘉其言賜對衣金帶再試給事中除御史中丞翰林學士知制誥兵部尚

書在朝知必盡言上每嘉納多所匡正蔡京復以臬多
忤意奏出知河陽改閤德府章廉上責授常州團練副
使太平州安置政和八年復除顯謨閣待制知潭州以
母病陳乞就近便改知建康府到任轉朝奉大夫述古
殿直學士未幾致仕子孫後多顯官按臬作俞氏爵禍
題名記其祖考始
儲六經以詔昆裔越五十年然後有解褐而歸者自天
聖訖今凡十人非朝廷樂育之效與孜丞相岐公嘗以
十榜傳家為美㮣誦其詩而悅之因追念先躅刻石以
垂訓學者勿嬉勿惰克踵舊武以忠義報國益振家聲
則視此無愧矣諸科如良佐良弼珹珏
仲翁徹㮣贖迎次聃布次喬皆俞氏云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進士第相高宗與金講和以病
同子熺致仕二孫塤堪乞改差在外宫觀檜進封建康
郡王少傅熺贈少師封福國公致仕塤堪並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宫後檜追封申王謚忠獻孫鉅死節別有傳
兄梓字楚材自江寧居溧陽使高麗還登進士第歷知
台秀衣太平常湖六州除翰林學士出知宣州民詣闕
請留進職再任再移湖州告老贈光禄大夫子焴孫堿
皆篤學世其家業

魏良臣字道弼溧水崇教鄉南塘人貿資瑰偉少遊郡學歸母病已亟良臣刲股為糜以進下咽即安閭里稱孝宣和三年登進士第初擬丹徒尉詣闕投匭函伸太學陳東冤天下高其義調嚴州壽昌令以縣最聞召對除敕令删定官遷吏部郎官金人犯高郵擇使講和上曰魏良臣頗有氣節宜往使還舊相去國廷議不協丐祠歸閑廢累年上念之除禮部郎官遷左右司撿正秦檜當國欲畀以言職力辭適金人敗盟擢吏部侍郎奉

使烏珠擁精銳以懼之良臣從容不懾反復審辨迄定
初議後參大政出衣冠之囚歸鑾瘴之寃起淹抑斥姦
回脩軍政罷冗官節浮費晚歷知紹興宣潭洪四郡卒
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建康郡開國侯食邑千三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謚敏肅
潘祺字長吉溧陽人好學尚氣節遊太學知名與陳諫
議東為友陳欲獻書闕下過祺謀可否祺曰祺親老不
能與子俱子不可不勉陳意遂决祺性至孝父疾革露

章請於帝願減已筭益父壽父疾果瘳僉以為孝誠所
感登第調宣州司户卒年三十八里人痛惜之
吳思道金陵人以詩為蘇軾劉安世諸人鑒賞官至閤
練使宣和末丞挂冠去責授武節大夫致仕詩思益超
拔後寓新安野服蕭然如雲水人其高逸如此
王綸郡人紹興五年登第仕至參知政事三十一年以
資政殿大學士知府兼安撫等使府治西廳建晝錦堂
詳見慶元志

唐文濟金陵人性沖澹以琴為娛太宗朝待詔上曰古琴五絃文武增為七絃朕欲令蔡裔增琴為九絃可乎文濟曰不可五絃有遺音而益以二今無所闕上怒叱出遂增之文濟終守前説上嘉其有終令賜緋

錢戬溧陽人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而父在京師逋我金數百萬戬欲償之兄弟有難色且令舉其要戬獨曰大人與人交信辱彼必不我欺且彼謂吾父貸宿鏹吾拒以無左驗辭雖直非孝子待親之道卒與之家為

痛不悔元夕家人出觀燈隣不肖子潜入其家將為盜
戢知之呼前諭曰爾良家何為乃至是取一白金合子
與之使速去終不語人其子時敏始生有烏鵲銜青銅
五銖錢一置庭中香案上識者知其隂德之證以時敏
恩贈奉直大夫時敏字端脩早穎悟讀書一覽即成誦
屬文敏速氣岸軒豁勇於為義年十八以明經貢辟雍
擢上舍第繇大理寺丞遷祕書丞除駕部郎充奉迎兩
宫扈從禮儀使司屬官改兵部郎檢察郊祀大禮儀仗

遷右司郎兼權右史充禮部貢院參詳官又兼外制拜
權工部侍郎俄權兵部侍郎除敷文閣待制奉祠告老
卒年六十八贈正議大夫
錢周材字元英溧陽人質重氣和退然似不能言七歲
能屬文鄉試第一登第縣大理司直擢晉安郡王府教
授歷遷校書郎著作郎兼教授除起居舍人刑部侍郎
使金還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講
知常州奉祠孝宗登極以舊學召對便殿留奉內祠兼

侍講復爲中書舍人遷給事中直學士院丁母憂服闋屢
詔不起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告老卒年七十二官至
朝議大夫
閻彦昭字德甫世家建康之江寧徙居溧陽性敏悟善
治繁劇輕財尚義自浙西帥司機宜監六部門遷太府
寺丞除倉部郎奉使淮東叅議浙東江西帥幕除兩浙
運判奉祠乾道九年卒年七十九官至右奉直大夫子
晁昂晟晁子一德歴江陰建昌二軍及泰真二州太守

累官宗正寺簿

刁衎昇州人初仕南唐直清輝閣閱中外章疏江南平李昉扈蒙在翰林勉衎出仕因獻聖德頌於朝乃復故官七年不遷恬澹衣雅太平興國七年上疏言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上覽疏甚悅

秦傳序江寧人也淳化五年賊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時傳序爲開州監軍力戰而死上降詔嘉奬其子奭泝峽求其父尸至夔州船覆溺死人謂父死於忠

子死於孝奏至上嗟惻久之録傳序次子煦為殿直賜錢十萬

邵必丹陽人博學有雅望慶歷六年差為編修唐書官必言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

朱存金陵人嘗讀吳大帝而下六朝書具詳歷代興亡成敗之迹南唐時作覽古詩二百章章四句前志多引為証云

朱舜庸建康人好古博雅編金陵事積二十年自里巷

口傳至仙佛之書無不研綜春容大帙餘數萬言慶元中留守吳琚得其編爲之訂證銓次目曰續建康志

吳柔勝字勝之溧水永寧鄉茅城人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宣城都昌尉巴陵主簿華亭下砂鹽場官授嘉興教授浙西使者黄灝委以荒政賴全活者衆韓侂胄用事注贑縣尉時黨論沸騰柔勝爲人指目訕笑恬不爲意獨與寓官吏部楊萬講學義理提點刑獄司辟爲屬獲盜當改官柔勝曰豈忍以人命博官諸監司交委任

之丐祠歸家嘉定初召除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授國子正當輪對時大風雷太廟鴟尾壞棐勝所進皆廷臣不敢斥言者遷博士時年六十乞通判建康府遷郡擇守授司農丞知隨州隨經兵火茅葦彌望不及中州一下縣棐勝治之罷科斂寛逋負奬忠義發死節隨人大悦相慶隨及棗陽舊無城敵至直犯安陸漢陽東及蘄黄南至鄂州興國棐勝爲築守既而金人大入圍棗陽三月不克而退諸郡賴之就兼提點京西刑獄改

知池州未幾除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值饑以精勤於事活人萬餘或議其用是干譽柔勝屢求罷改知太平州鄂人泣留之治太平一年有惠政柔勝素戒止足上章請老除祕閣脩撰主宫觀卒贈太師諡正肅子源泳淵潛淵字選父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淳祐九年以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沿江制置等使知府十年詔以淵立山寨耕屯備竭忠勤特除資政殿學士仍與執政恩例進封金陵侯十一年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十

五事究心軍民特轉兩官賜錦綉堂忠勤樓大字尋進爵為公十二年陞大學士除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改知平江府為發運使未幾論罷淵所至好籍没豪横惠濟貧弱立義莊事見各志潛字毅夫嘉定十年舉進士第一人相理宗封許國公為賈似道所排貶循州尋薨事見宋史

秦憙者其先自南泉徙居秣陵五世孫澤字金壇秩滿徙居溧陽洮湖南憙其後也為人長者歲收萬餘斛租

鄉民輸粟每令自行槩因是而稱為秦自量當熙寧元豐間頻歲饑饉作糜粥以飼往來之人計升斗以給乏絶之家所全活甚衆霞山有廟居民好淫祀憙憫其妄殺牲畜因改廟為佛宇今號曰塔院崇寧二年蔣靜傳其事見縣志

王端朝字季羔本澶淵人過江愛溧陽風土因家焉少以詼洽聞年十八舉建康第一後薦太學又為第一登第再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録祕書省正字江東帥司

機宜除宗正丞提舉兩浙市舶知永州乾道二年卒年四十四

劉岑字季高本吳興人遷居溧陽博學愛士有古君子風登第擢著作郎再使金通判興國軍除湖北運判辟川陜隨軍轉運使除金部郎累遷權戶侍出知太平池州移鎮江府除刑部侍郎遷吏部侍郎知信州責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在全五年移建昌軍居住又歷九年紹興乙亥冬自便復官奉祠起知泰州移揚州溫州

除户部侍郎車駕親征除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奉祠告老除徽猷閣直學士乾道三年卒年八十一官至左朝散大夫先世葬烏程之杼山故號杼山居士熙寧中曾祖述字孝叔爲御史知雜以忤荆公出知江州司馬溫公折簡與孝叔有道勝名立之語杼山既居溧陽乃以道勝名其堂

崔敦禮與弟敦詩本通州静海人同登紹興庚辰第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居（池上有讀書堂扁曰雙桂）敦禮字仲由歷江寧

尉平江府教授江東撫幹諸王宫大小學教授敦詩字大雅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博覽彊記孫祕書省正字除翰林權直崇政殿說書權給事中家難服闋除樞密編脩官著作郎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進國子司業直學士院拜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卒贈中大夫

李處全字粹伯徐州豐縣人邯鄲公淑之曾孫遷居溧陽慕劉杼山之為人文章閎肆詩體兼衆長字畫遒麗

登第縣宗正寺簿遷太常丞知沅州提舉湖北茶鹽除祕書丞兼禮部郎遷殿中侍御史遂除侍御史母憂去朝奉祠後知袁州處州移贛州未赴改舒州卒於任年五十九官至朝議大夫姪柄字子權知無為軍舒州卒年四十二亦有聲稱云

潘彙征字泰初寓居溧陽記問該洽宗濂洛先儒之學四薦三魁登嘉定甲戌第廷對剴切漫塘劉宰嘉其志不苟求學行才猷兼備深器重之時杜丞相範為湖州

録蔡漫塘併薦於朝得宰崑山繁昌有能名而範後為相彙征自號鶴山狷叟云

王雲起字霖仲號友山荆國王文公弟安上八世孫治春秋學任澧州路儒學教授嘗為湖廣行省考試官士論服其鑒裁翰林學士草廬吳公澂石塘胡長孺皆嘗序其詩文吳序云宋三百年文章歐曾二蘇各名一世而荆國王文公為之最何也才識學行俱優也弟平父子元澤亦卓爾不羣英哲萃於一門出於一時噫難乎其繼矣文公季弟純父之遠孫雲起字霖仲胷懷坦坦如青天白日無掩蔽無晻曖言論挺挺如迅雷烈風無阿倚無留藏其徵於文也亦然韓子云昭晰

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霖仲蓋是也平父元澤之後而復見斯人乎王氏其世有人矣哉彼深險也而辭易直鄙狹也而辭宏敞輕媚也而辭勁峭纖濁也而辭清整若是而為文皆表裏不相符予不知其可也胡序云長孺被徵館集賢之年也霖仲亦徵同舍數十日去實至元二十有六年也始至即求還山宰相留之不可欲用為教授江南一郡又不可遂行後十年見宰相杭州延禮不逮京師時一出輒與絕乃過長孺語移晝漏十刻又後十有四年為宗晦書院山長歲滿自溫集杭留六十日時時會語出所著定林漫稾相示長孺聆且閱焉其言出入載籍而不拘其詩疏通動蕩而不滯其文條達敷暢而不流追記異時霖仲初自建業到京師才二十有五長身疏髭面目光晢如畫氣盛志強若乘鶴游魚凌厲青冥之上縱橫洛淵之間見貴富如將以糞溲染已疾走不肯一顧自杭歸建業方以詩書授徒弟子取縣教諭書院山長為之大作詩文及再為山長歸道杭而

留也貌嚴體癯鬚髮盡白雖志氣未衰而視在京師固已灑然異矣使彝仲在京師如在建業碌碌從庸衆人後積日月得官受禄為貴富人已久然舍經術詩文從事乎其他則又安得漫稾四編之多也邪非徒多也假之歲年顧有不駸駸類荆國也哉　其為澧州教甚宜其官宋狀元本為撰遺愛碑改將仕郎旌德縣主簿不赴以疾終於家　姪壟

令居蔣山墳菴集王氏家譜甚詳覈云

楊剛中字志行其先處之松陽人曾大父遂仕宋知黄陂縣從家建康父公溥鄉貢進士公幼穎敏力學家貧竭力養親或躬井臼之勞與兄敏中同居雍睦内外無

間言行臺移治建康任官者皆國初名臣咸敬公學行
折節賓禮不翕翕趨附也省辟主江寧縣學升郡學録
正得徽州路儒學教授丁外艱服闋除平江路教授未
赴擢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
磨至則獨處公署行李蕭然扁所居齋曰霜月御史行
部至必加禮貌憲僚案與之言必稱先生會行科舉江
西行省聘公與故翰林學士草廬吳公澂偕主文衡所
取拔皆知名奇士有以不及貢額為言者公謂國家以

科目取士選貴精審不宜以碌碌者充數聞者是之遷江東廉訪司照磨復校文江浙行省得士尤多秩滿風憲舉守令授衛輝路録事不赴改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修舉學政省憲欽畀丞相托歡公薦於朝召為翰林待制承務郎兼編脩官赴官月餘謝病去晚自宣城挈家還居建康鄉人子弟詣門質疑誨誘不倦著易通微説詩講義若干卷卒年七十四其甥進士李桓述行狀御史中丞張公夢臣撰碑門人雷𣏌義刊霜月齋集見趙魯公王侍御張

中丞
序文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三下之上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三下之下

元　張鉉　撰

人物志

列傳

仙釋

三茅君兄弟三人長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高祖諱濛字初成一字本初深識玄遠知周衰不仕諸侯乃師

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長住華山道成以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乘龍白日昇天時邑童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詢諸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忻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弟固字季偉衷字思和皆生漢景帝中元間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是為大司命君固至

孝元時拜執金吾鄉里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從兄脩學俱得為仙固為定籙真君里為保命仙君詳見茅山志

葛仙公名玄字孝先本姓諸葛遠祖征江漢次丹陽之句容因止而嘆曰獨身在此何諸之有遂單姓葛玄有仙術嘗從吳主至溧洲還遇大風百官船皆敗没玄船亦沈吳主使人求玄久見玄出水上衣履不濕而有酒色既而言曰從子胥飲酒耳玄性好酒嘗飲醉卧門前

陂水中竟日醒乃止帝重之為於方山立洞玄觀後傳白日舉今方山猶有玄煮藥鐺及藥臼在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祖系吳大鴻臚父悌仕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

號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又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内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文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征

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
賊功賜爵關内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
掾遷諮議參軍干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
大著作洪固辭不就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
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遂將子姪
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
嶽表補東莞太守辭不就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
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書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

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家世士族而邁少恬

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攜其同志徧游名山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

終焉之志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别又著詩十二首
論神仙事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
交自後莫測所終實録始簡文為會稽王時有三子俱
天及道生廢後獻王早世諸姬絶孕
十年無子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有一女當育二貴
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有寵無子帝從容問邈曰
臣好山水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顧陛下從扈謙之
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數年令善相者遍召諸愛妾
示之皆云非其人時李后在織坊中形長黑色宮人皆
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因召侍寢后常夢
兩龍枕膝日月入懷生烈宗及會稽文孝王紫陳江總
寺碑言攝山南瞻舊落顧悌鎮戍之塢北望荒村扈謙
卜筮之宅則謙
乃攝山人也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弘景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常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善琴棊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

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
表辭禄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三
斤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
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
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
書要之不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上弟子居中
賓客僅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
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

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尚竒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隂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筭推知按本傳弘景筭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毋后配饗地祇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甞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之齊末議禪代弘

景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冠蓋相望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巳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是年侯景陷臺城帝崩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叅候相繼贈遺多不納受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簡文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

與談論數日而去甚敬異之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氲滿山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嘗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効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曾夢佛授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刀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嘉寶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不娶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

歴本草集註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今本草方書獨行於世弘景逆知梁祚覆沒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藏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楊羲和名羲句容人幼而通靈與二許結神明之交博學工書為公府令興寧乙丑衆真降所居後乘雲駕鶴仙去云羲以經誥傳許邁弟穆穆傳子翽小字玉斧

桓闓事陶隱居於茅山華陽館執爨日常脩默朝之道

後乘白鶴翀舉又有李明長官避世不仕隱居句曲欝岡山丹成升玄洲今舊跡存焉

王遠知系本琅邪父曇選為陳揚州刺史母晝寐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邀見少選鬓白俄復鬒帝懼遣之後幸涿郡召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

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
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
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
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王異日必為太平
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即茅山
為觀居之忽謂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
天今署少室仙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
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

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見唐史時有徐則隱天台山亦為煬帝所禮唐有潘師正司馬承禎吳筠李含光隱茅山宋有朱自英劉混康皆遇知世主自魏元君以道術傳楊羲由許穆陸脩靜陶弘景以下皆名宗師今四十六傳見茅山志

邱濬字道源黟縣人天聖中登進士第因讀易至損益二卦自此能通數知未來興廢早歲游華陽洞求為句容令秩滿以詩寄茅山道友曰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

從此與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慙茅許勸忘機明朝又引輕帆去紫术年年空自肥歷官至殿中丞嘗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在池州一日起盥沐索筆為春草詩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及殮衣空衆謂尸解太守滕甫為記其事葬於九華山後數年有黄衣人持濬書抵滁州家人啓封人忽不見書言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數謫為泰山主宰云按句容縣志景祐中濬以衛尉寺丞知縣事能明天文有占星臺

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趍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旦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嗒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遊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

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養之寳誌乃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從何得俄而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卒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寳亮欲以衲被納之未及有言寳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初莫能喻後仲熊官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答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謂納袍故俗呼為誌公好為讖

記所為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綵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戸外語人曰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王筠嘗至莊嚴寺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為碑蓋先覺也高僧傳云寶誌本姓朱氏金城人少出家

止江東道林寺脩習禪業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鱠昭明諸子皆侍側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為爾誌乃吐出小魚依然鱗尾帝深異之今秣陵尚有鱠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雨忽上啓云願於光華殿講勝鬘經請雨即使沙門講勝鬘經竟夜便大雨天監十三年無疾而終葬於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寺敕陸倕製銘於宋大中祥符五年詔於龍塚内王筠勒碑文於寺門

圖閣取太平興國中舒州所獲誌公石以示輔臣上作詩紀其事又作賛目曰神告帝統石仍加謚誌公曰真覺遣知制誥陳堯咨詣蔣山致告其後又加謚道林真覺令天下公私無得斥誌公名高宗紹興中加謚慈應令天歷戊辰加號道林真覺慧感慈應普濟禪師（塚在金城）

蔣山北世傳朱氏汲井聞鷹巢中兒啼而得寶公云

帛尸黎密西域師子國王子以國讓弟為沙門晉永嘉中到中土止於太市王丞相導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

也塔寺記云尸黎密寺宋曰高座在石子岡尸黎密常行頭陀卒於梅岡晉元帝於塚邊立寺因號高座高座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繁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往來京師多在延賢寺神異不可備記宋元嘉三年入東行至赤山死還葬覆舟山

法度黃龍人齊時遊金陵明僧紹隱居攝山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為棲霞寺

菩提達磨自西域達南海廣州梁武帝詔赴京師車駕為出郊迎之延居内殿時帝崇信釋典常捨身為奴寳誌雲光諸師以神異講說見重達磨意不與之同乃棄去居河南嵩山以所傳佛衣鉢授弟子慧可為南來第一祖云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所友劉明善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去後忽為沙門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

寸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

藏法師梁開善寺僧初與何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卒之日胤在吳中波若寺見一僧授以香爐奩并函書云發自楊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函中乃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者

融禪師俗姓韋本潤州延陵大族年十九通經史從茅山吳法師落髮出家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僧

道虎鹿馴伏數有靈異唐貞觀中四祖信禪師傳達磨心印在蘄州雙峯知融可以傳道遂來山中授以法要後寺僧日多融自往南丹陽貿米相去八十里貿米石有八斗供三百人食住建初寺卒葬雞籠山號一代祖師其寺與山遂號祖堂云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南唐保大初徵至闕下傾都瞻禮闐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

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載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候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又上最鍾愛慶王王方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哲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蓋反語以對也世說木平初見後主李煜拄木瓶杖頭煜出其在此澡浴煜拜之木平曰陛下見羣臣勿言其在瓶中浴煜笑曰和尚見人亦勿道吾拜汝後為建寺宮側歘不見問曰和尚何在木平引瓶自敬說曰本名木瓶寺蓋類誌公持刀鑷尺拂之意云

酒秃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

略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

厚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

中歌曰酒秃酒秃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

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按慶元志唐有鍾山曇璀禪師顧氏吳郡人初謁融

禪師悟大旨晦跡鍾山南唐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王

氏北海人吿寂國主為建塔又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

魯氏餘杭人周顯徳五年吿寂國主於江寧丹陽鄉造

塔即無相院塔也嘗於宫中觀牡丹賦詩有云髪從今

日白花是去年紅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北夢瑣言

以為後主時事非也又有牛頭智威禪師法持禪師昢

陵芙蓉山大毓禪師金陵清涼明禪師金陵奉先深禪

師金陵龍光院澄禪師金陵鍾山章義禪師道欽禪師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金陵報恩元則禪師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金陵清涼法燈禪師金陵報恩法安慧濟禪師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並見傳燈録今不詳載

方伎

漢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

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𦨭馬
踠足是以不得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
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
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
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
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筭歷隂陽占候無
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占候皓政嚴

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唐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内徙拜諫議大夫俄去職還鄉時甘卓方貴訓相其目名眄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有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王導多病每自憂以問訓訓曰公耳竪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善風角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然陳眕問洋曰人言江南有貴人死顧彥先周宣佩當是不祥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玘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

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為丞相令史時司馬颺為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其言奇驗類此元帝登祚亦洋擇日也

郭璞字景純河間聞喜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歷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王導引參己軍事帝與導令璞筮

皆奇應帝深重之璞因天人休咎之徵輒上疏論時政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後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敦之謀逆也嶠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

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問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

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敦時屯兵姑孰南岡當在今太平路境前志謂璞死於武昌非也及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註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註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子驁臨賀太守璞有墓見古迹志

徐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授以扁鵲鏡經曰君子孫當以道術救世

當得二千石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内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世傳嘗為鬼針腰痛秋夫生道度叔嚮皆精其業道度仕宋文帝朝位蘭陵太守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於公卿不以醫自業為致與嗣伯相埒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明帝宫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輙氣欲絶衆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

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子雄傳家業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游所善事毋孝毋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絶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至員郎諸府佐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

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禈衫體更肥壯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於是往古塚中取枕枕已一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黄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難療當得死人枕服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

大利并蚘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覔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

鈎之故用死人枕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塚間也甞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笪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䵟黑無數嗣伯還煑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史所䵟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有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

出黄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文伯之孫之才後顯於北齊

吳廷紹為南唐太醫令烈祖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厨人知延巳平日嗜食山雞鷓鴣廷紹投以甘豆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耕剌巫者溧陽霓橋人能以異法治骨骾淳熙九年長巷村人王四食鵝遭骾三日不能下飲食且死遣子持錢詣巫即於竈内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紙錢誦咒召神結印次以葦筒作小犂狀耕灰中云骨甚深凡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聲亟傾注水盌間乃鵝翅骨也霓橋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至家父平復已半日矣其病之淺者一犂即愈事見夷堅志 臧氏云今陶吳鎮有能此術者謂之耕剌大抵如上所云但其巫先要親人某日食某物被骾狀然後行法耕之耕既得骨仍以裹香紙一幅付親人使焚於家咒

水一盂令疲癃者飲之計其時多是耕時痛稍輕飲水後全平復此蓋祝由之驗者攝氣運神須其親人則易為感通以見天地間焉往而非一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也其術雖小可以喻大故著之為傳云

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先是有道士陳守元者斸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紫霄得盡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効廬山僧闢路有大石堅不可鑱紫霄索杯水噀之工施鑱應手如粉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不受開寶初年百餘歲隱化於廬山棲隱洞之道館葬之日有祥雲

白鶴盤遶後言天心法者皆祖紫霄

街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聽聲丁晉公謂守金陵王生

潛聽其馬蹄聲曰叅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

宗晏駕謂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

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

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厓

州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

近蔡君謨以道自任聞先生之名望風恐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手為按之曰骨已正矣夢覺頭尚痛翌日士寧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士寧經由謁君謨君謨訴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豈有先告之驗乎士寧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者既而瞠目視君謨須臾兩目豁然明快祭政張方平任

兩制時士寧出入門下時論以為方平且大拜士寧以詩別云異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其後久無爰立之説忽除知江寧士寧自茅山來謁即仲春也他驗類此甚多蓋服氣煉形之久善為幻者爾

蔡槐號月湖饒州德興人歸附後僑居建康少日讀書卓犖不羇好相人之術然不妄許可至元二十三年與傅學士立等偕召至京師詔問朕壽幾何對曰仁者壽陛下壽及八旬時春宮未建嘗賜見便殿俾定儲君於

諸皇孫中對曰某位太子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後七年登極即成廟也久之大臣有愛姦利者請問休咎槐拒不往見他日見於朝辭色甚怒槐為言曰相公能憂國愛民自可享耆頤之福何問之有然亦懼其譏間授集賢學士辭不拜乞歸田里從之𧷤復其家税役隱居鍾山不復有仕進意臺省以下官恒以上意歲時詣門存問數年時相果敗元貞改元復召不赴以疾終於家初與槐同召者傅學士立亦徳與人學士善康節數術言事巧發奇中世

傳其術得於同召者前宋進士彭復復得之建昌南城人廖應淮應淮幼不讀書好異端之學及風角鳥占之術游俠江湖不遇年三十客臨安疏丁大全丞相誤國狀大全中以法配漢陽軍應淮荷校出都門所至説易數禍福無不中多得錢與監人醉飽抵漢陽遇蜀道士杜可大於漢江濱謂曰子非廖某耶余待子久矣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天悅悅死葬未百年而吳曦叛盜掘其塚得皇極書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無名公手澤俱存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為之禱郡將脫軍籍館諸道室盡教以塚中書筭由聲音起應淮神鑒警敏一聞萬了道士指畫未到處應淮先意逆悟居年餘告別道士又教之隱宣歙間如其言如是者十年著玄玄集歷髓星野指南等書數十萬言自號守一翁溟涬子遇余安裕於弋陽將教之安裕且勸讀中庸應淮怒拂袖行再之臨安獻賀道士街樓寓焉畫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矣

語泄賈似道道使闖其醒扣之應淮曰某年某月地髮偏白浙水西是其祥矣至咸淳八年夏四月八日果然似道使以徵應來扣應淮曰某年樊陷襄降某年長江飛渡某年宋亡似道畏惡甚然以地髮驗故不加罪應淮嘗謁殿院曾淵子索酒酒酣歌曰禽聲兮啾啾草色兮幽幽風㨫㨫兮火怒泉殷殷兮血流屋將焚兮燕呢喃以未已鼎漸沸兮蟲婆娑其不休歸去來兮不歸兮焉求歌罷坐中朝士十數輩䜣然以為誕曾酷信之應淮又謂太學生熊晞望曰吾端居層樓俯瞰通衢聞風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聲某年宮車晏駕某年似道極死某年妃后皇子幼主親王卿相南北走噓吸事耳公在此奚為又謂進士尹應許曰吾數中甲戌年無殿試丙子年無科舉奈何自是朝大夫都人士至戒門以絕而識與不識皆望之郤走矣雅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願從受易應淮許諾嘗字呼浚曰允文某年月日汝即刑於禁所汝知之乎浚禮遇少衰自參江閩幕議莫能

竟其業惟復執一弟子禮逾恪即以道士所授塚中書及自著十餘萬言一舉而授復焉癸酉甲戌間宋事日棘沿江失守曾淵子銜似道命詢世運如何應淮如昨不對餓攢眉曰殺氣向移泉潮惠去余不知死所矣言訖慟哭曾亦哭頃之應淮適朝野物色莫能得抗人神之宋亡後四年病死處州學年五十二無子一義女從及嫁仍處子云嗚呼自甲子歲彗星出柳謝枋得校文建康已痛哭流涕言之而臨安君臣溺於晏安方且夸張太平惡聞逆耳其勢必至於淪胥顛覆有不待智術而後知也然應淮由筭數逆處興衰禍福如身所親歷可謂精於藝者矣以其關涉江左治亂故并著之云

列女

貞義女史氏溧陽人吳王僚五年伍子胥去楚自鄭奔

吳史記云蒙載出昭關關在今和州含山縣北十八里東至溧陽甚近中道而疾乞食溧陽值女子擊縣於瀨水筥中有飯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飯之子胥餐已欲去謂女子曰掩子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沉於水其後闔閭十年子胥破楚入郢還過溧陽瀨水之上長嘆息曰吾嘗飢乞食於女子女子飯我遂自沉而亡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

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悲泣而來或問曰何泣之悲乎曰吾女往年擊緜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恐事泄自沉於水後知其為伍君也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女之虛死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以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以歸李白有記及詩見景定志

賢母習闕者吳丹陽太守李衡之妻也衡本丹陽兵家子漢末入吳為武昌渡長聞羊衜有知人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郎才也時校事郎吕壹操弄權柄

大臣目之莫敢言者衛曰此非李衡無以困壹遂薦之
為郎太祖引見喜之衡乃口陳吕壹奸短數千言太祖
有愧色後數月壹事發誅衛大見顯用累遷諸葛恪府
司馬恪誅守丹陽太守時景帝為琅邪王在郡家人涇
放衡數以法繩之習氏常諫不可衡不從尋而帝立衡
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至此今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
本庶人先帝賞拔過量既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
求活北歸復何面目見士大夫乎且琅邪王素好善慕

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慊殺君明矣君可自囚
詣獄表陳前失請罪如此必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
已衡從其言果免於罪衡欲為子孫儲業妻輙不聽曰
財聚則禍生以禍遺子孫豈賢者所為衡遂不言後密
使家人於江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臨死敕兒
曰汝母每惡吾治家故窮如此然吾州置有千頭木奴
不責汝衣食歲上絹一疋當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
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每欲積財吾嘗以為患不

許七八年來失十戸客不言所之當是汝父有此故也恒見汝父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可比封侯吾答曰人患無徳不患不富貴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今無乃是耶訪得之襄陽有習家池在城南十里蓋鄴世家

袁粲母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粲幼孤伯叔並當世榮顯而粲飢寒不足王以績紡供朝夕後粲忤於孝武坐囚母候乘輿出負塼扣頭流血塼碎傷目自此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輙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粲

又語曰愍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沉没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愍孫者粲小字也及粲貴重毋恒懼其及禍戒以所夢又言粲故自挹損遇遷官常固讓不拜毋亡後粲以討蕭道成不克死於石頭城中按宋史粲為尚書令領丹陽尹齊方革命粲以身受顧託圖舉兵事敗謂其子㝡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㝡時年十七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復何恨乎百姓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淵先以粲謀告道成故粲敗及禍云

鄭獻英者齊垣曇深之妻也曇深為臨城令罷歸得錢

十萬買宅奉母退無私蓄劉楷為交州請於王儉與曇深同行未至州而卒獻英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甚有容德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居一年私裝就緒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不許鄭曰垣氏羇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旌送鄭間關危險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王僧辯母魏氏不知何許人性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僧辯以事下獄母流涙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矜之及僧辯免坐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剋復舊都功蓋宇內每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重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謚曰貞敬太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

謝疊山妻李氏饒州安仁縣儒家女也疊山名枋得開慶己未大兵分道攻江南圍長沙武昌掠龍興東南大擾時枋得以進士調官家居不忍視其國之危率鄧傅二社壯士二千餘人舉義李氏悉家資奩產助軍朝廷嘉之擢枋得兵部架閣景定甲子秋七月彗星出柳北兵聚襄鄧間爲謀叵測時賈似道擅朝方括田賣官蒙蔽視聽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漕闈發策十問言權奸誤國趙氏必亡似道怒搆以罪貶興國軍咸淳癸酉襄

樊失守沿江諸武帥怨朝廷處置失宜望風降附似道軍敗於丁家洲陳宜中當國起諸儒臣為帥守驅内地耕民授兵以戰敗亡相繼枋得為江東制置使募兵援饒州戰於安仁敗績又敗於信州軍潰棄家入閩李夫人與其子為大兵所執囚建康宣撫司獄中監守者逼以非義李自度不能終拒既詭辭答即自經死廣海既平留承旨夢炎程侍御文海交薦枋得學行辭不應召至元戊子魏參政天祐執拘北行至燕絶不飲食遂死

夫婦皆守義不辱與文丞相天祥相類李夫人死或云
在揚州行省時宣撫宣慰二司轄江東諸路相繼皆置
司建康云夫人姪孫有學行跋金谿吳節婦黄氏敎子詩叙夫人死時事詳覈足徵
闕文興者其先不知何許人宋末隸建康兵籍妻王氏
細柳坊民家女至元乙亥馬步軍副總管沿江制司都
統徐王榮及翁都統以諸軍數萬人納欵軍各分隸諸
萬戶與蒙古漢軍相雜號新附軍十三年大兵追二王
略定福建諸路漳州守臣黄佺通判楊丙以城迎降文

興從其奕萬户賈將軍戍漳以累戰功又知文墨議論得為萬户府知事十七年八月望日畲峒陳吊眼率其衆襲殺漳州陷招討傅全官軍死者十八九文興亦力戰死王氏為賊所執逼汚之紿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身願收葬吾夫持服百日然後惟命賊義而許之時死者枕籍縱横王行哭辨識累日得其夫亂屍中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躍投其中以死大德初漳州路始上其事帥省疑之下路府體覈得其從卒李某二人具言文興

及王氏死節時在傍知見狀十一年省以聞於朝下禮部議部請訪王氏族里旌其門閭收恤其宗親仍以事付史館皇慶二年建康路以省檄至訪求得王氏家細柳坊營中有姑適人異居已老同母弟一人住揚州爲酒家傭有司文移往復無有以爲意者而闞氏故起小兵絕無姻屬江浙省不得其族里則用漳守言表其故營曰烈女坊又二十一年爲至順癸酉漳士民并以文興之死爲請會左司郎中張侯士弘爲吏部侍郎力以

其事言於朝乃定封文興英毅侯王氏貞烈夫人賜廟額曰雙節藝文監丞揭公傒斯為記而集慶坊里未有所表異焉揭監丞碑畧云天下維符杖節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於境已閉閤稱疾者有矣妻衆而去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闕文興第守縛書期會之常負妻子踰垣而辟人亦孰得而議之而臨難忘身見危授命蒙死威蹈白刃奮萬死不顧之勇死而不悔者何則禍亂作於前忠義激於內不服擇地而死也至於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矣故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獨死於安以皆有茍免之道而不由也然微張侯齧綱常之重英毅必不侯貞烈之封亦不及二人之死亦豈欲求廟食襲褒寵要譽於天下哉誠不忍棄君臣夫婦之義焉耳傳全闔門死難有司之請

朝廷之議皆不及者武臣死事國有常恩云

節婦余氏者溧水州銀林市人淳熙十年鄉惡少景佐欲污之至於持刃逼脅余氏義不辱甘受白刃知縣王衎鞠勘具案解府嘉其正潔改市為節婦里旌表門閭仍給賜錢米酒帛及免本戶三年應干官租

劉母郝氏者晉山人年十三適觀察使劉虎之孫應麒十五年而應麒以疾亡子鏜鋐尚幼郝誓不易志養祖姑王氏姑郝氏克盡婦道教其子皆有成立始觀察自

廬州梁縣徙居建康嘗統師拒北兵濠之五河中矢洞腹達背十餘日瘡潰而死死時妻王氏年始二十餘守志不出戶庭者五十二年其子祐為監税官僅弱冠死死時妻郝氏年二十一守志如姑王氏之行者五十三年及應麒妻郝氏克勵婦操事二姑四十餘年皆以壽終郝今尚康强就養於子諸孫皆讀書向仕時謂劉氏三世貞節郡府以其事聞憲察具有文移聞者咸嗟異云

節婦李氏者太原人年十五適里人楊弘弘生不茹葷嗜典籍通國語尤閑弓馬金亡不仕年三十二而死死時囑李曰吾二親老子幼後事託汝幸養吾親百年後汝適人吾亦瞑目九泉李大慟以死自誓未幾弘卒二親年皆九十餘以喪子哭失明李時年二十九子二人長仲舉年方齠齓次仲通始脫襁褓仰事俯育之責皆萃于李居喪不湯沐不茹葷旦暮哭臨哀動閭里家素貧晝奉舅姑夜績麻枲治絲繭竭力以供甘旨親黨或

以年少無所依微言相感動者李輙哭應曰人之所以為人以有信義也今舅姑高年命在旦夕亡夫囑我以養而不能卒遺我以孤幼而不能使之成立信義安在若然者生無以見天日死無以見吾夫於地下自是非禮之言相戒以絶舅姑嘗念我子雖叅世而新婦孝養不替每仰天祝曰願新婦享我之年子孫昌盛還受所養後舅姑各以壽終仲舉為南臺掾曰奉李氏過江居金陵以子恩封正平縣君弘贈奉議大夫韮寧路治中

正平縣子李卒年八十三延祐間郡府上其志節朝命下西京宣慰司核議復其家建康中旌表見居門閭仲舉後為福建江西兩道廉訪司經歷知福清州致仕卒年七十七仲通以子貴贈承務郎河中府判官卒年八十三孫四人默子淵湖州録事司判官熙子明三臺御史歷宣政院判漢中僉事奉政大夫御史臺都事杰子俊海南湖北江西三道廉司知事烈子承經筵檢討福建廉司經歷曾孫十人皆駸駸仕進推本其家慶所自

謂非其上世厚德貞信之報其可哉

李成妻周氏府城北門民籍年二十七喪夫家貧守節奉姑方氏盡孝天歷二年部擬旌表門閭

劉英傑妻吳氏府城北隅柴街儒家宋吳知縣李申之女年二十三喪夫子慶孫端甲皆在襁褓誓不他適紡績以養舅姑教子皆為儒年七十餘元統三年部擬旌表門閭復其家差役

張宜妻周氏府城真武廟街人年二十二喪夫守志十

截一子復喪孫二人皆幼子婦樊氏奉姑亦守節不嫁
周氏年七十餘大德十一年部擬旌表門閭復本家差
役
王元壽妻楊氏淮西人元壽祖福故宋殿帥贈少師平
海軍節度使卒於開慶己未葬江寧縣新亭鄉之黃墓
岡福為將累有戰功嘗於府城機行街建節樓藏宋帝
御書忠勤字扁生子應龍應虎應麟皆為武官至元己
亥應龍以帶御器械知滁州以城歸附授本州安撫使

為統制蒙亨所殺子元壽時為沿江制置司計議官亦死於難妻楊氏方二十歲守節不嫁教其子招孫建孫長立仕官招孫終汾水州知州建孫任龍興路富州判官楊氏以子恩封上元縣君大德五年部擬旌表門閭

劉祐妻馬氏山東人寓居府城西隅清化坊年二十九喪夫終身績紝以養舅姑年五十餘至元五年部擬旌表門閭

曹裕興母王氏句容人夫亡守節子幼家貧事姑盡孝

皇慶元年部擬旌表門閭

節婦容國夫人薩法喇于闐氏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阿爾彬之女贈榮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容國公特穆爾布哈之妻治書侍御史阿嚕呼圖克之母大德丙午歲特穆爾布哈任建康廬州饒州牧馬戸達嚕噶齊卒於溧水夫人年二十九居喪執禮以儉率下其家能完居

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三下之下